

防汛路上

□留心

难得五更早起，
花都清新如洗。
激流汹涌对门闸，
康沟水岸平齐。

壮景撼魂魄，
晨曦照双泊。
历史河流陡然醒，
北方苍茫大地。

我欲对天吼，
今日回故里。
星云江山皆入户，
小家帘后碧玉。

低眉脚下如铅，
田园落汤似鸡。
马坊、彭店、南坞，
心疼皆吾兄弟！

2021年7月22日上午

父亲母亲的麦收季

□杨枫

端午小长假前夕，打电话到家里。

电话是父亲接起来的，“谁呀？”声音她还是接了过去，听不出一丝客气。

听到是我的声音，父亲就聊几句，无非是让我注意身体，减减肥，别回来一次胖一圈儿。

随后父亲便把手机转给了母亲，嘴里说着“你儿子的电话”。这样的套路和语气，基本上都和上次一样，甚至连通话时间都不会差多少。

有时候，我常常有种错觉，我们不是父子，父亲只是一个天然的接话员，抑或是一个传话筒，在母亲无暇理会时，可以替补一下，仅此而已。

我能想象得到，此时的父亲多半是坐在灶台前烧火，下他爱吃的捞面条。母亲应该是在院子里，或者厨房里忙碌着，收拾着东西。

听到父亲的话，她多半会说，“又打电话干啥，净是浪费钱”。但电话她还是接了过去，而且会去住的里间屋子，可以安静地和儿子聊上一会儿。

母亲出生在一个农村干部家庭，曾经也是戴着上海牌手表，骑着凤凰牌自行车去上卫校的“傲气女孩”，但她没有一丝大小姐脾气，从小都是把钱掰成两半花。

从家里用手机开始，手机里的话费从来没有超过30元。每次我回家，都要帮她删去手机里那说不清有多少条的短信，提醒她要交费了。但母亲从来不去交费，还理直气壮地反驳我：“里面还有3块多钱，我又不打，只是接接，足够了。”

似乎有点偏题了，我打电话就是想问家里小麦是不是快要收了，照理儿，这时候差不多了。

母亲说：“还要等几天呢，端午节是不行，东地麦子还青着呢，也倒了，到时候不是太好收。南地还好，没有事，到时候直接下地收就行。你不用操心了，让你扛粮食袋子，还不如你爸，一个怪高。人家金仁还没你高，一个胳膊夹一袋粮食站起来就走，就你这还不锻炼。”

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我就很汗颜。

确实是，收麦在以前可是个力气活儿，现在也是，不过要省事很多了。

记得那时，每当收麦前一两周就要轧出来一个场面，平平的，上面可以打场，可以晒粮食，这也是收麦前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了。

轧好的场面，就是收麦的后勤保障基地，也是仓库。四轮车、拖斗、石碾、大水缸、木板床……只要是你能想到的，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农机具，在这里应该都能找到。水缸是每个场面里必备

的，更有乡、村干部来检查，因为那是用来防火的。那时候的我，最喜欢的就是趴在水缸那里玩水，或者从水塘里逮几只青蛙养在水缸里。

麦子黄了，父亲天天都会去地头瞧瞧，顺手揪下来几根麦穗，在手里一撮，看一看，再放进嘴里嚼一嚼，看麦粒是不是饱满，水分多不多。水分太多，收下来还要晾晒好久，也是不行的。

待收割那天，父亲会把家里的镰刀都找出来，在磨刀石上好好磨一下。那镰刀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这样割麦子才利落。

那时候割麦子，大都是每人把着一垄麦，割好，也要放整齐，这样才好装车拉出去。父亲割麦子的速度是我的好几倍，常常是他很快就割了一半，我还没出地头，于是就会拿起水杯送给父亲，让他喝口水歇一会儿。然后和他商量：“爸，咱俩换换吧，你去割我割的那一垄，你割得快。”

每当这时，母亲都会数落我一阵，不让我耽误父亲割麦子。

那几年家里没有四轮车，也没有拖斗，父亲常常要从村头走到村尾，看谁家拖斗有空，能让我家用一下。于是，我家的麦子总是早早割了，拉出来却很晚。

那时候，我内心里憋了一口气，心里想着长大后一定不让父亲再作难，别人家有的，我家也要有。也为此，现在母亲常常笑我：“你小时候的志气都跑哪去了？还不如不长大，起码那时候还有点儿念想，现在可好了！”

麦子拉到场面上，就是打场、扬场、晒麦子……那时候，扬场是最不好玩儿的，因为风向会变化，常常把麦糠刮得满场都是，麦灰黏在身上是很痒的，非常难受。但父亲，每年都要这样重复着，虽有帽子、墨镜遮挡，但还是不行。扬场结束，一盆清水，父亲洗把脸就成了黑水。

近几年，大姐出嫁、我和妹妹在外工作，虽离家不远，但在农活上，连像儿时帮父亲母亲一把都没多少机会了。

现在有了大型收割机，不用割麦子、不用扬场，但家里那10亩地，几十袋子粮食，大多时候还是父亲搬上车，又卸下来的。如果再晒几次粮食，父亲又要多费几次力气。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粮食收了直接卖不行吗？何必这么麻烦！

是啊，我也这样问过，父亲母亲无非就是想等个好节点，让1斤小麦能多卖1毛多钱，10亩地能多卖千把块钱。

1斤1毛多钱，10亩地千把块钱，又有多少人会放在眼里呢？

父亲母亲会，而且这60多年来看得一样重。在他们眼里，这是一笔巨款！

怀念父亲段永健

□段金川

今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我们缅怀无数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我同时也深深地怀念我的父亲。

父亲段永健是一位老革命，1905年出生在被誉为平顶山“红色第一村”的叶县叶邑镇段庄村，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党中央举办的“党员训练班”，1934年赴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参与了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在经历一系列革命磨炼后，父亲在战斗中快速成长，历任中共确山县、唐河县、叶县县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先后担任河南省总工会许昌办事处副主任、主任，许昌地委常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许昌地委书记处书记，许昌地委副书记等，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事业奉献余生。

父亲把一生献给了民族解放和国家建设，虽然几经沉浮坎坷，但一直信仰坚定，恪守宗旨。他性格率直磊落，刚毅严厉；他行事果敢，亲近百姓，厌恶阿谀；他以事业为重，不计个人得失，无论在哪里都深受百姓欢迎。

1933年，河南省及许多地区的党团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从上海参加了“党员训练班”的父亲回到叶县，努力整顿、发展党的组织。当年5月，父亲在焦作煤矿宣传党的革命主张时，遭到国民党焦作保安团的扣押。经过党组织的营救，父亲很快被保释出来。

1936年6月，父亲从叶县来到确山，参加了鄂豫边游击队。同月，中共鄂豫边省委决定建立确山县委，父亲被任命为确山县委书记。当年8月的一天，父亲在确山小王庄研究工作，得知其行踪的国民党省保安团突然将村庄包围，威胁群众交出父亲。为了不牵连乡亲，父亲从藏身处挺身而出，被国民党抓捕。敌人对他酷刑折磨，先用压杆，后上老虎凳，竟上垫了五块砖，导致他连续几次昏死过去，但父亲始终坚贞不屈，决不招供。

闲话三国文化研究

□黄青喜

长期浸润在三国文化研究中，我深感三国文化研究迎来了大好机遇。近几十年来，国家没有哪个阶段像今天这样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也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文化的作用。形势大好固然可喜，但目前的三国文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的确不可忽视。

三国文化的相关概念需要辨析。三国文化的概念，目前仍停留在沈伯俊先生的定义上。三国文化是一个大概念，它至少包括10个子概念：曹魏文化、孙吴文化、蜀汉文化、关公文化、三国文化遗存、建安文学、诸葛亮文化、三国民俗、民间传说和故事、《三国演义》文化以及“三国演义”文化（包括三国戏、三国漫画、三国木偶剧、三国影视剧、三国动漫、三国游戏等）。只有弄清各个概念的特性以及共性，才能更好地理解三国文化的真正含义。

以曹魏文化为例，它是三国文化的一个子概念，我们既要弄清它的特性，又要弄清它与蜀汉文化、孙吴文化等的共性。只有这样，才能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它的内涵。它的特性即曹魏文化区别于其他两国文化的内涵，包括并不限于“统一文化”“创新文化”“纳才文化”甚至建安文学等，这些都是其他两国文化中没有或少有的。而所谓的“智慧文化”“英雄文化”“砺志文化”则是魏、蜀、吴三国共有文化，是典型的三国文化。当前，甄别曹魏文化、孙吴文化、蜀汉文化和三国文化遗存是三国文化研究中的难点也是重点。

三国文化遗存调查要加强。三国文化遗存应是所有中国传统文化中遗存数量最多的。遗憾的是，目前并没有调查数据支撑。这些遍布全国的三国文化遗存，其学术价值不言自明，又因其分布广、布点散、影响大，开发利用价值显而易见。尤其在今天，它更弥足珍贵。

三国文化遗存调查是“摸清家

底”后，经党组织营救，父亲获释。1936年12月，父亲调任中共唐河县委书记。他遵照上级指示，领导建立了唐河县抗敌委员会，在半年时间内送走9批青年参加红军游击队。1937年8月，在唐河县凤凰树村，父亲为参加红军游击队的队友送行时不幸被捕。国民党县保安团把他吊在一棵枣树上，对他抽鞭子、灌辣椒水，还将石灰水滴入他的双眼，导致他双眼视力严重受损。巨大的痛苦没有让他退缩，凭着坚强的革命信念和党组织的营救，父亲带着一身疾病走出监狱。

经受了三次牢狱之难，父亲的身体受到严重损害，但他的革命意志始终不减。1942年，叶县经历天灾人祸，群众手中无粮，在饥饿中垂死挣扎。父亲依靠党组织调来十几支枪，组织党员群众“武装借粮”，救群众于水火之中，被当地人称为“秋天里的春光”。根据其借粮事迹创作的雕塑，存放在叶县段庄革命老区纪念馆里，供后人瞻仰。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的人生轨迹开始与许昌紧密相连。在主持领导许昌工会工作期间，父亲十分注意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新中国成立初期，许昌太兴烟厂负责人怀疑某工人偷盗物品，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对其进行吊打。听闻此事后，父亲立即让工会组织调查落实，结果证实这件冤案。父亲气愤地指出：“这哪儿是共产党的干部，和国民党时期的工头有什么区别？”经过他全力支持，省总工会许昌办事处作为原告进行控诉，最终让这名负责人受到了法律制裁，在全市引起轰动，也大大密切了当时的干群关系。

父亲一生经历的政治运动很多，但他总是凭着对党忠诚的信念，始终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深深受到群众的拥护。在1956年的“审干”运动中，河南省委组织部经过实地调查，再次作出“段永健同志三次被捕问题已经查清楚，没有其他任何问题”的结论。1958年，父亲任中共许昌地委书记处书记，当时组织给他配了一辆汽

车，方便他下乡调研。1960年春，在一次去鄆城县老窝公社铁炉生产队检查工作时，汽车进村了父亲却发现冷冷清清，没有小孩子跑来看稀罕。父亲感到奇怪，就在村子里仔细转了转，发现原来由于浮夸风，当地百姓因为缺粮已经饿得起不来床了。父亲当时就给当地县委打电话指示救人，随后不顾还戴着“右倾错误”的帽子，如实向许昌地委作了反映。许昌地委领导干部及时到各县调查，均发现有类似事件，立即组织了在全地区的救灾。同年秋天，父亲再次来到铁炉生产队时，当地群众看到父亲就围了上去，激动地喊他“段青天”。

“文革”期间，各级领导干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父亲处境也很困难，但是父亲坚持说真话，在大大大非面前敢于坚持原则，不为一己私利往他人头上增加不实之词，即使身患重病遭受错误批判，也始终如一地保持着对党的忠诚。1971年，父亲由于癌症在上海肿瘤医院逝世，终年66岁。就在逝世前的20天，他还让我姐姐代他写信：“关于我的问题，我相信群众相信党……我还要为革命做些工作，为人民贡献最后的力量。”

父亲的背影已渐渐远去，但春雨润物细无声。生活在父亲身边的日子，在父亲背手来回踱步的思索中，我学到了他对工作的态度；在生活并不宽裕却对满屋困难乡亲的能帮尽帮中，我学到了他的仁爱 and 善良；在父亲提议为拉煤群众特意搭建的临时房里，我学到了他的勤于思考；在每次放学回家的谈话中，我学到了他的勤勉自律……

父亲的一生，是信仰坚定的一生，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无限忠诚，对人民有着赤子般的爱。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遗产，但他留下了朴实的家风，是我们子孙后代享之不尽的宝贵财富。我们不会忘记教育第三代乃至第四代，让他们也认识一位老共产党员的高尚品格并为之骄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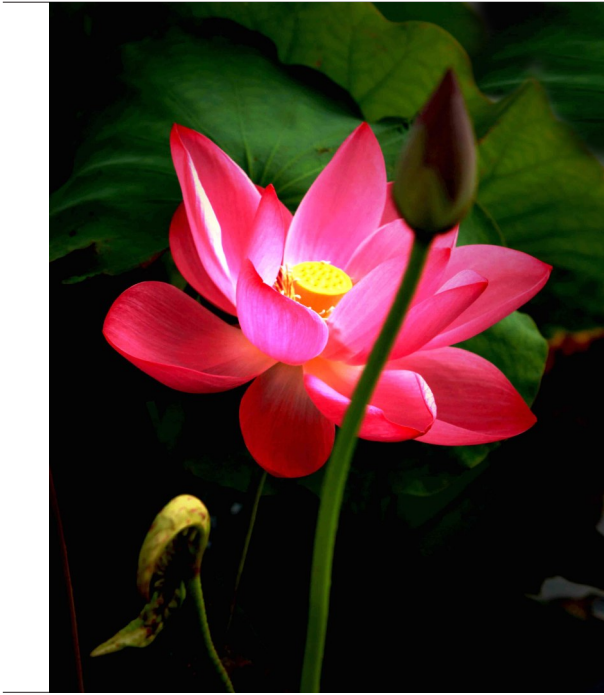
父亲，你留下的光荣传统，会在咱们家代代传承下去。

不好，是决定命运的大事——不但关系到自家性命，还关系到整个集团的命运。研究三国文化，如果不抓住汉献帝这个“纲”，则有“瞎子摸象”之感。

三国文化数据库建设时不我待。当前，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化正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如何将内涵丰富、涉及面广、范围大、影响深远、利用价值高的有形和无形三国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处理并建立强大的数据库，是每个三国文化研究者必须面对并亟待解决的难题。

当然，三国文化数字化，是浩大且长期的工程，绝非一人一组织短时期能完成的，需要大兵团协同作战。2016年9月，国家文物局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成立了“全国三国文化保护利用联盟”。许昌职业技术学院曹魏文化研究所与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取得联系，准备加入该联盟，调查中原地区曹魏文化遗存并使之数字化。

三国时代早已离我们远去，可三国文化依然拥有旺盛的生命力。我们要正视三国文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把三国文化研究推向新的高潮，助力许昌高质量发展。



生命的历程 吕超峰 摄

总第一三九一期

春

秋

楼

金川



诗二首

□张广明

建军94周年有感

一路守军魂，
九十四载春。
手挥砸旧世，
足起送瘟神。
华夏红旗舞，
山川绿意深。
横刀边塞地，
赫赫保乾坤。

迎八一赞军人

熊熊烈火水滔滔，
地裂山崩震未消。
碎骨粉身浑不顾，
无疆大爱救同胞。

党的赞歌

□张留周

当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
当纯正湖南口音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当人民志愿军的铁拳挡住了三八线外的强盗
当大庆油田的黑色液体流入祖国瘦弱的身躯
当戈壁滩爆起的蘑菇云震动世界麻木的神经
亲爱的党啊！
您带领我们挺起高傲的身姿

当改革开放的大潮从东南沿海快速奔涌
当春天的故事在希望的田野上铺展开去
当嘹亮的国歌在奥运健儿的笑容里响起
当锄头镰刀从沿袭千年的原始劳动中退役
当按键数据成为新时代工友们的作业工具
亲爱的党啊！
您指引我们踏上小康之旅

你看，
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徐徐铺展
你听，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迸发世界强音
你看，
生态文明绿色低碳描绘美丽画卷
你听，
嫦娥探月祝融登火续写当代神话
你看，
蛟龙入海辽宁护航开创人间奇迹
你听，
“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你看，
高铁纵横贯通南北血液大循环
你听，
乡村振兴的春雨滋润每一片家园

千秋伟业，历史交汇，
百年仍是少年
强国有我，不负韶华，
复兴正在路上